

SOMMEILER橋 / 蔡嘉雯

在稱為「SOMMEILER」的橋上，火車票密密麻麻地散落一地。這道SOMMEILER拱橋由細小乾澀的石頭堆砌而成，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氣候，它的長度並不一樣。當夜深的低 令它稍微收縮時，橋的另一端彷彿在夜空中消失了，好像正穿過穹蒼降落到宇宙的另一方。

SOMMEILER橋呈拱形跨越城鎮中心的火車路。藍白色的車身經過歲月的穿梭，塵沙已模糊了上面的文字和色彩。火車的班次疏落，卻從不延誤。這些長途火車在深夜開出，隔天便抵達遠方的大城市。火車曾運載過無數旅客，卻因城鎮與外間減少了聯繫，只剩下寥寥可數的乘客，絨布的座椅也因缺乏打理而發臭。儘管如此，火車每晚如常行走，它將黑煙吹進夜空，像灰色的粉末曬在黑色的水彩畫上。

SOMMEILER橋沒有讓人記起的特徵，甚至連橋頂、扶手、欄杆也沒有。能被人描述的只是高低不一的石階，和橋上殘餘的柏油和被丟掉的火車票。這些火車票堆砌成一條道路，票上印有打票機打上的日期和時間，沒有人知道最底層的車票被壓著多久的歷史痕跡。這些票屑猶如鋪在地上的馬賽克，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也被撕成碎片。

他不斷造著這樣的夢，夢見SOMMEILER橋，夢中並沒有途人，也沒有火車的乘客，只有一幕幕從不同角度凝視橋的情景。

他移居到這個城鎮多年，熟悉每一個街區。這個城鎮的規劃很齊整，宛如棋盤敵我分明的布局。鎮中心的火車路剛好將小城分為兩邊，將火車路的東邊和西邊分割為兩個世界。這兩邊的居民源於相同的血緣，來自同一批先祖，卻因地域的不同流傳著不同的傳統，也因文化上有不同的成就，居民自幾代開始便流著仇恨的血液，他們不相往來，彼此仇視。他們深信自己的一方永遠屬於光明的一端，對面的土地自古就被黑夜的邪惡所籠罩。

事實上，東西兩旁的城鎮很相像，居民看著相同的電視，喝著同一條河流的食水，奉命於同一個中央政府，閱讀相同的外國雜誌，兩邊的市區也興建了一式一樣的學校、會堂、診所、療養院。東西方的居民來自同一宗族，受著同樣的教育，生活在類似的社會環境，他們的樣子很相像，鼻樑的高度、生氣時眉頭的彎度、堅定的眼神、急促的步伐，以至互相仇恨的

原因、程度、方式也如出一轍。儘管兩邊的城鎮各自發展，他們的語言也沒有出現獨特的口音。

彼此的敵對沒有帶來衝突和暴力，因為雙方居民為了保持自己善良的形象，並不會指罵，不會打架，他們不會在對方住所埋下襲擊的炸彈，而是默默地、持續地運用心理戰術發放仇恨的利箭。極端分子每天堆砌誹謗的言詞、製造假文件、播弄似是而非的事實，破壞對方安逸的生活。

三十年前他乘坐簇新的火車抵達此城，這裡白天的閒適和黑夜的幽靜倒影在河面上，東方山上的彩色螺旋紋宮殿和西方的褐色修道院相視而立，街道上仍保留著傳統的馬車、騎警，騎士頂著插上珍貴冠鶴羽毛的黑禮帽，街道駛過以象為形狀的車子，行駛得比路人還要緩慢，這些色彩分明的景象把這個外來人留住了。

然而，他無法融入鎮內的人群，因為城鎮的人口從來就是雙數，不論東西地區，有人受著萬千寵愛出生，也必同時有人含恨死去，居民數目縱使有所增長，也永遠維持著雙數的人口，他的出現使鎮內人口首次出現單數，他並沒有愛和恨的對象。有時候他感到無邊的寂寞，他雖然鍾愛此城，但他身體沒流著仇恨的血液，他也無法將自己歸類到鎮上的任何一方。不過也正因為他屬於鎮內的單數，他能自如地穿梭城鎮的兩端，他的中立受到居民的歡迎，居民向他親吻，並稱他為「清流」，即是像清澈的流水流動在街道之間。

他自然地成為了東西方城鎮的使者，在兩邊也有居所，因為儘管兩方的居民不相往來，仍然有不少事務需要雙方共同解決，比如水源的分配、火車的維修、空氣污染問題等，他順理成章地成為兩端民眾的信差。他樂於接受這份差事，每天遊走在兩邊城鎮的街道之間，往返銀行、穿梭機構部門，他放下沉重的文件，拿走冷冰冰的支票和現鈔，職員會和他閒聊，讓他把消息傳達。有時候在火車軌的兩端，年青男女衝破禁忌以目光調情，他們的挑逗越過路軌，縱然不能長久維繫，他們仍會把短暫熾熱的愛火以筆墨形容，讓使者送達對方手上。

他喜歡這樣的工作，因為當他遊走時能忘記他作為單數的孤寂。可是兩邊的居民從沒有放下仇恨，他手中的信件並不是關於居民的福祉，也不是愛慕的訊息，而是寫上各樣陰謀，包括了捏造的資料和以祖宗之名起誓的詛咒，還有致盲的毒藥，讓人不孕的香精，還有薩滿所贈的咒符。他看到居民散布著複雜的感情，他們之間吸引、排擠、鍾愛、厭惡，形成一個又一個愛恨的循環。在他雙臂下的信封和紙袋，是一個又一個的計時炸彈。

剛好居住了三十年的那天開始，他不停造著一個夢，他夢見月亮，也夢見一座名叫「SOMMEILER」的拱橋，橋上刻著他童年讀到的一句詩：「我既是驛站，也是終點和橋」。夢中的他已不是單數，甚至連零也不是，而是虛無，因為他根本不存在。他夢見古舊的火車緩慢地開出，車裡亮著橙黃色的燈，像油燈一樣忽明忽滅，連查票員也沒有值班。拱橋的長度每次也不一樣，令人想起每個夢裡月亮出現的位置也略有不同，或許月亮就是牽動拱橋長度的引力。

他開始向城鎮裡的每一個居民打聽SOMMEILER拱橋的故事。東邊的年老居民認識這橋，他們開始敘述一道曾經消失了的美麗石橋，石橋由乾澀的小石堆砌，沒有扶手和橋頂，但帶給他們最珍貴的回憶，他們憶述橋邊的景致，金黃的樹，碧綠的門，裂開的河水，永不枯朽的杏仁樹，發光的兔子，靠左走的鼯鼠，映有兩個太陽的湖水，他們以畢生所知道最美好、最絢麗、最燦爛的詞語，像貢品一樣獻予這道石橋。

西方的年輕一輩也聲稱石橋似曾相識，對他們來說，在石橋上看到的一切猶如昨天一樣歷歷在目，他們憶述一道會隨著月亮位置改變長度的橋。在親眼見過橋樑後，他們均面臨人生的各種失敗：破產、離婚、坐牢、喪偶，它是區裡的禁忌，是城裡最醜陋最污穢的事物，它將精采的人生毀於一旦，他們由此看到人生種種缺陷：自私、不忠、貪婪、偽善、險惡。東西方的居民對傳說各執一詞，他們每個人看到的SOMMEILER橋忽爾華麗，忽爾殘缺，就像天下間的人類從自己的掌紋面相，讀到截然不同的命運。

每個晚上周而復始地運行，在到達這個城市的四十年頭，他決定結束工作生涯。在他工作的最後一個晚上，他沿著市內的火車路步行。高速的火車濺起沙石和塵埃，街道還有一股他從小就熟悉的發霉氣味，空氣中浮著黃色的塵埃。他站在火車站的殘舊售票機旁邊等待，地上散滿了被人丟棄的，已打上日期的藍色車票，在不同的歲月，不同的季節，不同的居民沿著相同的道路離開。他開始閱讀旁邊的欄杆和售票機上寫滿的塗鴉，細看每個日期和人物，翻開腦裡的記憶，讓每個人物的關係和陰謀浮現眼前。這個晚上他會結束這份工作，最後的任務是將一個沉甸甸的黑盒交給一名客戶，客戶將會戴上黑色的圓帽以作識別。

手表的指針快要指著深夜十二時，他的客戶快要前來，他在城裡的工作快要結束，他在城裡再也不會具任何意義。深夜十二時也就是零時零分，這一分鐘是一天的終結，也是一天的開始。在某次睜開眼睛的瞬間，SOMMEILER橋出現在他面前，從正面看石橋，那個弧度確實讓橋顯得直通到半空，在明亮的照耀下影子輪廓分明地貼在他身後。SOMMEILER

橋既沒有光芒，也並非殘缺不堪。他走上拱橋，把他的體重負荷在石頭之上，空氣冷得讓他呼出的空氣瞬間結成冰雹。他一步一步走到橋的中心，看到左右對稱的城鎮。他在橋的中心看到沒有自己的城市，城裡的人口已回復雙數，也許明天這個平靜的城市所隱藏的仇恨會得到消弭，也許居民會如常互不睨視。他沿著這條拱橋，向著月亮的方向慢慢前行。

他沒有再回到這城鎮，關於他離開的消息被廣泛流傳。所有人的直覺也感受到他是乘橋離開了，但出於每人對SOMMEILER橋的不同幻想，有人忿恨，有人嫉妒，有人高興，有人失落、遺憾、訝異、錯愕、惋惜。他的離去幾乎拼發出人類的各種情感。他所遺下的傳說，和留在路口街角的痕跡，在空氣裡勾勒出他缺席的輪廓，留在每個人的心裡。

為了紀念這外來的使者，住在東邊的老人希望在火車軌道之上重建SOMMEILER橋，他們團結起來，徵集各居民對橋的回憶，以一個綜合的設計作為藍本，把珍貴的珠寶鑲嵌到橋上，玉石、瑪瑙、黃水晶、黑珍珠，還在橋上繪上了各種奇珍異獸，他們為拱橋塑造了不同的傳說，大都是圍繞他們輝煌的過去。然而SOMMEILER拱橋的重建卻帶來西邊區域的年青人示威抗議，他們認為這橋是通往地獄的通道，是人生不幸的泉源。年青人不再相信昔日的輝煌，他們對築橋的建築工人呼喊、施襲，堵塞著交通要道，他們不希望同伴由橋上帶著悔恨離開此城。

SOMMEILER橋曾一度落成，拱橋的輝煌曾吸引無數的遊人參觀，揭幕儀式盛放空前，仿佛回復城鎮在中古時代的盛世，外來人絡繹不絕，他們均為橋上的珍寶和珍禽異獸的圖案嘖嘖稱奇，它成為東方城鎮的驕傲。在SOMMEILER橋開幕的同一年，西方的年青人終於衝破了對方的防線，把橋上的珍寶拆，因為這橋象徵魔鬼，它歌頌繁華，卻帶來宿命與不幸。雙方的爭戰在橋上展開，他們為了理念義無反顧地前進，在寡不敵眾下，換來西方青年的人命傷亡。

經 壞的拱橋沒有再重建，SOMMEILER橋金碧輝煌的外表只剩下沒有扶手，沒有欄杆的外殼，細石赤裸裸地曝露於空氣中。拱橋一直荒廢在城鎮內，居民不再踏足這災難的戰場。東西兩邊居民的仇恨不經不覺延續了幾代，這對抗的情緒世代相傳，而SOMMEILER橋正是他們仇恨的標誌。